

# 鴉片之今昔

國民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四角

特價二角

(止截底月三)



上海愚園路愚谷郵十二號

宇宙風出版社

# 鴉片之今昔目錄

四海之內皆鴉片也.....	洛黎(一)
「滿洲國」的鴉片零賣所.....	展覽(九)
冀東的煙毒.....	三橫(一四)
北平的白面房子.....	阿(一九)
華北的煙禍.....	青石(二八)
河北邊境的煙禁.....	念祖(三四)
模範省的鴉片.....	淮囚(三九)
博山之煙.....	雷諾(五〇)
鴉片在閩南.....	易棄楞(五五)

人力車夫與嗎啡館..... 孺心 (六一)

戒煙藥膏在潮梅..... 阿穆 (六四)

四川的鴉片..... 丹五 (七二)

四川的禁煙..... 畢却 (七八)

湘黔道上的煙販..... 平子 (八〇)

陝南種植鴉片的寫真..... 愚公 (九〇)

接貨記..... 溫飽僧 (九六)

鴉片事略

清江傳李圭小池原著  
周黎庵點校

## 四海之內皆鴉片也

洛黎

作者遍遊產毒省區，關於鴉片一節，頗有聞見，茲雜談之。

◆「這玩藝，妙！」

在棄城逃命的湯玉麟主持時代的熱河，強迫農民種植鴉片，以鴉片爲全省稅收大宗，鴉片與槍械可以公開買賣，這是無須作者來囉嗦，國人都曉得的。

有一次，我在那邊趕集場上，看見一幕至今都不能忘記的印象。這印象，並不是一案板一案板擺着出賣的煙土與槍械，這是不足怪的，而是關於兩個乞丐的事情。

在趕集場的一角，兩個乞丐躺在地上，用磚頭枕着腦袋，乍一見，誰都不知道他們是在幹什麼。定睛瞧時，原來他們在過癮呢。

一枝不長不短不大的竹棒，一頭粘着泥粑，鑽上一個小眼兒，活像一根煙槍。

這不算出奇，出奇的是他們的煙燈。

凡是一個有咄大煙經驗的人，都知道燈火不旺，是咄不痛快的，此之所以需要在燈上來一個罩兒。

這兩個乞丐，用兩個磚豎起來，磚之間燃着柴頭，磚上蓋一瓦片，瓦片中心，他們用鐵石磨成針的工夫，磨了一個小小的孔，火焰從孔中熊熊的吐出小紅舌頭。他們便這樣的在那兒忘却一切憂苦的過起癮來。

我看明白後，不禁在心中讚嘆道：

「這玩藝，妙！」

### ◆ 坐飛機

兩年前，我由北平到漢口，在平漢鐵路二等車上，遇着一個這樣的人：黃瘦清癯的面龐，高個子，穿着一件暗綠色的嗶嘰夾袍，時新駝絨裏，罩一件青緞料團花馬褂，戴着一頂土耳其式呢帽，看來怪闊綽的。

他望望沒有什麼人了，鬼鬼祟祟的由口袋裏掏出一張小紙來，用雙掌一搓，用唾沫

一粘，做成一個小捲兒。然後再向口袋中掏出一個用錫紙包好的小包來，打開一看，包着四五粒白色的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只見他口嚼紙捲，放一粒在錫紙上，擦燃洋火，慢慢的將火焰在錫紙下面一過，口一吸，頭一擺，一陣白煙往上一冒，他喝一口茶，將雙眼緊閉約一分鐘。如是者，他一連來了四次。

「您請。」他很客氣的讓給我。

「這是什麼？」我曉得大煙之類，但不清楚到底是什麼，故直率的問了。

「是老海。這嘯法，叫做坐飛機。」

我又問了他許多關於老海的事。他告訴我老海，即海洛英，上等白面。他每天都要嘯四包，每包三元。他說他現在已經減了，從前每天需卅餘元。我很驚異他有這多錢來幹這套，便問他在哪兒高昇，他只告訴我我在北平，不用再問，我知道他一定是漢奸了。

「您坐一次？」他好像特意留下一顆給我似的，他懇切的勸着。

「我不會。」

他說就像他那樣，很容易的。我被好奇心驅使着，如法泡製的果然來了一次。

乖乖，立刻頭暈了，眼花了，電燈在轉，人也在轉，比喝醉了酒要吐吐不出還難受

的多。廿三年歐亞航空公司大型機在北平舉行處女航招待記者，由南苑飛至平市上空，旅繞一週，那我倒並不會感到一點異樣，這次飛機坐的，却上了大當了。等我清醒過來，車已走了好多站了。

### ◆倒霉加上倒霉

即便在產毒省區，公開吸大煙，總是明令禁止的，所以審理煙犯的案子，也時常發生。但在這種地方，往往縣長或法官，審着一件煙犯案，在正審之際，來一個停審一刻或半點鐘，下去過足癮再續審的事，是不奇怪的：這叫做煙官審煙犯。現在還有一段倒霉加上倒霉的事，談來倒有趣。

開封有五個煙鬼，一方面想解決煙癮，一方面又想發財，故商議着領牌照開一煙館，每人投資二百元。推派一人到鄭州辦貨，將貨色選妥，用一箱裝好，翌日起運。到得開封，開箱一看，貨色全不對了，衆伙計責備辦貨的弄了弊。辦貨的啞子吃黃連，有苦道不出，只得原箱運返鄭州，以便質問發貨莊。不料，車抵鄭州時，被憲兵查出，要扣留。辦貨的拿出准許證給憲兵看，說是納過稅的。憲兵說：「是准許你由鄭州運往開

封，沒准許你由開封再運回鄭州。」對呀，所以當時扣留了。辦貨的各處設法疏通，第二天辦好手續去同憲兵交涉，沒說上幾句話，憲兵便開恩的將箱子交下了。到發貨莊打開一看，原來貨色又被憲兵老爺換得更差幾等了。

該辦貨的只連連嘆息「倒霉」不置。

### ◆不吸之吸

曾在文學月刊上見着魯彥一篇西安紀遊，內載西京日報上一段新聞，大意謂：一寡婦出外串門數日歸來，見至愛之貓病臥坑上，寡婦怪氣的，以為餓壞了，便忙買來肝兒，小心飼餵，而貓仍不動，寡婦益氣，但無挽救辦法也。隨後，躺下嘔起煙來，將病貓置放身旁，煙氣瀰漫，見貓忽然漸漸動顫，竟至立起來了——原來貓也發煙癮了。

在寧夏等處，時常有小兒得一種病，百藥無效，總是垂頭垂腦的，沒一點精神。後來方發覺小兒也有了煙癮，抱他到煙燈旁邊聞煙氣，立刻便有了精神了。

不但小兒和貓會染上煙癮，還有許許多多的動物都是如此呢。茲拿蒼蠅來說：夏天，在一間主人嘔大煙的房裏，如主人出外兩三天，一個個的蒼蠅便如同到了涼秋一



樣，半死不活的飛不動了。等主人回來，煙氣一燻，蒼蠅便又立刻活躍起來。  
煙毒之大，有如是哉。

### ◆機器棒，金丹……

鴉片原料只是一種，而製造過後，則名目繁多了。各地所好不同，各人所吸程度不同，故煙名亦異。

譬如山西黎川與河南武安一帶，多用鼻吸一種煙丸。把煙丸用兩個銅板挾成碎粉，放在手心，用鼻吸之，再取溫水一杯，亦用鼻吸之。我見他們有吸一大碗水的。

在晉南一帶，則啣一種名叫機器棒的。該棒形如筆桿，約七八分長，有粉色，有黃色，有藍色，有各色的。味甜，最易使人愛吸，也最易使人上癮。

晉豫交界地方，則多吸一種金丹（即紅丸）。尤以當地女子嗜者爲多。據聞，上了大癮之後的女子，是不會再有生育的。

煙癮最重者，常打嗎啡。在熱河朝陽地方，我曾見打不起嗎啡的人而打煤油的，說是也可以解時的癮。此種人，身發一種腥臭，除死亡以外，是再無法挽救的。昔者，

本月十二號在西安叛變的張學良，是一大大嗎啡客，怎的由外洋回國後，他竟黑胖起來了呢？人多怪之。原來他有子兒，到外洋施過特種醫治。國人之中，有幾個打上嗎啡癮以後能像張學良那樣呢？

### ◆◆黑貨政策

最後，我再談談黑貨政策。

日本在東北對鴉片是專賣的，在長春設立專賣總署，於各重要都市，均設分署，於各縣各鎮各鄉更設支分銷處……總之，對於鴉片的銷售，支配，製造等等，皆有縝密方法由×人掌管經營的。

偶翻閱三年前日記，抄着這樣一節：

「長春通訊：吉林城內，長春，遼寧省城，哈爾濱區，黑龍江，興安縣，熱河及其他各地，總計每日至少可銷鴉片七萬餘元。更由偽財政部長熙洽奉×方命令，特劃定種植鴉片區域，以便管理，計奉天八縣，吉林十九縣，熱河幾乎全省。日人實行黑貨毒害政策，二年多以來，受害者已佔東北人口五分之三了。」

根據上面的記載，我們以時間的久暫，煙區的擴大，種植的發達，公開的提倡，煙癮的蔓延，去推測今已三年的此刻的東北同胞當已成了一種什麼樣兒了？在×人方面，實行這黑貨政策，一則是爲了經濟上的大利收入，二則是以煙毒來滅我東北人種。

由此可知：日本浪人在唐山，通州，豐台，天津，北平，張家口等處，大設其煙館，大運賣鴉片，海洛英……是懷了什麼用意了吧？可惜，一般同胞，不明此意，還在大上其當，真是痛心！

啊，可怕的黑貨政策！

——在合肥旅次

## 「滿洲國」的鴉片零賣所

展覽

從報紙上看見的桃色新聞，從朋友嘴裏面聽來的風流事情，總脫不了鴉片零賣所。彷彿一所，二所，南市場（都是人肉市場）都失去了趣味的中心點。有時候，偶而談起，二三句話就會離開這題目，轉到別處去。否則，談到末了，總感到滋味有點兒嚼臘。野雞，妓女都成了過時貨。最摩登，最流行，最風流的事情，是上鴉片零賣所。

鴉片零賣所，我一共去過四次。

第一次是在一個夏天的黃昏。我求一個朋友帶我去看看，因為我聽見到許多關於鴉片零賣所的故事，感到一些新鮮；時常想找一個機會去看看裏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過，我對此道完全不懂，始終不敢自己踏進去。二個人走到了一家開設在鼓樓南的××樓鴉片零賣所。

進門，二面是櫃台。當中一條走道，通後面一進房子。櫃台上的銅柱子很漂亮，可

惜沒有一個顧客，生意十二分的冷落。朋友說，「這地方是門市部。買回來去抽，太過麻煩；倒不如上樓。」跨進了後面的院子裏，立刻感到是一個可以忘記煩惱的地方。胡琴，京戲，十八摸，妹妹我愛你，男人笑聲，女人的嬌聲怪氣，還有鴉片煙氣味塞住鼻子。

「樓上是雅座。」朋友在前面說，走上去。走進門，烏煙瘴氣彷彿走進了倫敦市。一個駝背，面上發青的年輕人帶我進一間屋。「有熟人嗎？」很恭敬地說。「你把素蘭找來吧。」年輕人把布簾放下，喊了一聲，「素蘭，十二號客。」

趁女招待不會來時，我探頭出去看看。原來樓上是整個一間大廳，用木板夾成了一間間小房間。隔的樣式像一個回字。放下布簾，誰也看不到屋子裏做什麼事情。

一個穿着妖形怪樣的女人，擦了一面粉，胭脂，捧着一個煙盤進來。煙盤裏面放着一盞燈，一枝槍，幾枝煙籤，以及我不知道叫做什麼的銅板。走近來，對朋友一笑，一扭身體。「這位，貴姓？」放下了煙盤，遞來了一枝香煙。怪會伺候人的！朋友脫掉了長褂，躺在煙榻上。這位女人偎依着他橫下，燒煙。朋友說，天氣熱，脫了衣服來。女人脫下旗袍，剩下一條紅色的短褲，一件短小的襯衫，跌在朋友的懷裏燒起煙來了。煙

是燒成了一長條的，那長條上面刻劃着四條綫。這一條可以按綫分成五個煙泡。價錢特別便宜，買出去抽是二角錢，在這裏抽，要四角錢。燒鴉片煙是藝術之一，在火上燒，在銅板上混混；再燒，再混，然後上在煙斗。呼呼地變成了煙。「你來一口，」對我說。其時朋友用手摟住了女人的身子，用手把扣子解開，把手伸了進去。

第二天，我作第二度的拜訪。這一次，我先不上樓，我在樓下先走了一周。樓下是散座，全是一個榻，一個榻；女人男人橫七橫八地躺着。拉胡琴，唱京戲，哼十八摸。「胡盧，」一聲叫，又成了市場。一分錢抽籤，抽着了三串糖胡盧，或是其他水菓。賣瓜子的，榛子的，什麼都有。章衣萍詩人來此也不會寂寞了——我親眼看見一個男人伸手去摸一個女人的屁股。

最後我又走上樓去。還是那一個年輕人招呼我進一間屋子。照例問我一聲：「有熟人嗎？」「沒有一。」他就出去，拿來一付煙具；接着進來一個個女人，報着自己的名字。在其中，我留下了一個。她像那個女人一樣，倒在我的懷裏。燒好煙，讓我抽。我說不會，她立刻驚異得跳起來。「先生，你不吸煙，來作什麼？」我撒了一個謊，說是：「今天早晨看見你，很愛你；所以來了。」「哦，我明白了。」女人笑了。她自己

把衣服脫掉了，「先生，把煙盤拿開吧。」我點點頭。從抽屜裏拿出了一個保險套給我，說：「你喜歡用嗎？」這情態把我嚇得說出「我要走了」的話，可惜得很，不曾知道「人肉的價錢」。

其後，「滿洲」政府風厲雷行地禁女招待了。我因為有個這樣的認識，就不會去了。一天，因為要找一個朋友商量一件事情，而這位朋友正巧到附屬地的羣英樓去抽煙了。於是我第三次踏進了鴉片零賣所。

附屬地對女招待不曾禁止。女招待形成了附屬地各鴉片零賣所的生意興盛。我走上樓去。樓上跌下了一張椅子。從人聲，各種紛亂聲上聽來，樓上彷彿是開了全武行。而我走在半途，也祇得下來了。等平靜後，看見一個頭破血流的學生被二個學生扶着下來。後面還有一個拿着四個書包。上樓找着朋友，才知道剛才才是學生和商人爭風吃醋地打了起來。

第四次是跟同事去聽大鼓。人特別少，九點鐘就祇得散場了。朋友說，「找王大玉去」（唱大鼓的女人）。走出「萬泉」，走進第一次來的鴉片零賣所去。那時候，「滿洲國」已經禁絕了女招待，朋友說，「把王大玉找來」。茶房去後，不一會兒回來了，

說是：「王大玉陪客燒煙啦！」朋友要走。茶房說：「先生，這裏有的是；要不是我跟你找幾個『人家人』來，怎樣？」朋友點點頭。不一會，就來了二個女人。穿得很樸實，橫下來燒煙，跟女招待一樣的熟練；用手伸進去，跟女招待一樣的不在乎。

一個巡警伸頭來，「自己帶來的，」巡警就走了。

這是「滿洲國」的鴉片零賣所。



## 冀東的煙毒

### 三 橫

這裏的四隣，有的是「王道樂土」，有的是在受着「提攜」。那末這地方或者也有幾分的維新而趨近於東方樂園了吧？

這個小小的去處，一切的政治，法規，交通，經濟建設，平民生活……，的確都有了異樣的進展。

我是平民，當然關於平民生活一層，知道的比較清楚一些。茲特摘其一點，介紹給祖國的同胞們領略領略！

這裏和友邦的確是親善了。比內地的親善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那小而偏僻的鄉村裏，向來就沒見過友邦人士的影子的地方，現在多半都挑着友邦的旗幟在一個土房的頂上或朽了椽頭的檐前飄蕩着。裏邊住着三兩個友邦人士。那誠意親善的村民們，來來去去的竟日不斷；雖在農忙的時節，也不會見得冷淡！